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论穆旦《隐现》中的基督教话语

If We Could Only See Him:

Christian Discourse In Mudan's *Revelation*

刘 燕

Liu Yan

254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em *Revelation* by the modern Chinese poet Mudan, arguing that Mudan's poem *Revelation* exhibits a strong Christian influence. The poet utilizes many Christian terms such as God, Lord, Sin, Redemption, Forgiveness, Turning Back, Repent, Confession, Conversion and Eternity. Besides this, the poet applies a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ymbolic pattern which draws on parallel to biblical liter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recognize the originality and non-Chinese elements of the poem if one does not realize the strong ties between the poet and Christianity.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way Christian faith is exhibited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the phenomenon of Christian faith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orresponding problems they may encounter.

Keywords: Mudan's *Revelation*, Chinese modern poetry, Christian influence

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类别中,相比于大量出现的爱情诗、自然诗、战争诗、社会讽刺诗或者政治鼓动诗,以基督教话语为主导的宗教诗却比较少见,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传统、20 世纪以来动荡的社会现实、特殊的文化语境以及宗教信仰的匮乏等有密切关联。不过,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得以传播并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考人性与自我,反思人类文明、现代战争与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无疑,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中国新文化的塑形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契合点。这一时期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比较明显的作家包括徐志摩、郭沫若、冰心、林语堂等,而诗人穆旦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穆旦诗歌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情怀和现代神学的思维方式,出现了大量有关原罪、堕落、救赎、宽恕、转身悔改、忏悔、皈依、永恒等基督教话语,运用了与《圣经》文学模式相关的叙述结构与象征意象。如果缺乏基督教文学的阐释视角,其诗的“非中国性”与独创性、中国现代性与矛盾性是很难被我们认识 and 理解的。本文试图以穆旦宗教诗《隐现》(Revelation)为解读个案,阐释其诗歌中的基督教话语的汉语表达方式及其影响渊源,并探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呈现特质,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信仰之可能性与问题所在。

一、否定的信仰:《隐现》中的罪与救赎

穆旦早期的许多诗歌,如《我向自己说》(1941)、《神魔之争》(1941)、《诗八首》(1942)、《祈神二章》(1943)、《诗》(1943)、《忆》

(1945)等,都或多或少地弥漫着强烈的基督教情感和现代性体验,而《隐现》是主题最明确、结构最完整、意象最明晰的一首宗教诗,穆旦用基督教话语深刻地洞察了分裂破碎的自我、在受难中痛苦挣扎的人类、迷失错误的文明、不堪一击的自我中心主义,通过批判、否定的方式展示了现代人对上帝的渴求以及信仰的可能性。

《隐现》写于1947年8月,开篇有一句提纲挈领的引语:“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O Let us open our eyes, my Saviour)^①这句呼语(Apostrophe)明确了诗歌的主题思想。美国圣经文学研究者里兰得·来肯博士把“呼语”定义为:“是对缺席的人或事物直接呼吁致辞,就好像这人或这事物就在现场,可以听到所说的内容并做出反应一样。”^②如同《圣经·诗篇》中对神(耶和华)的呼告一样,对救主的呼唤决定了《隐现》的主旨是人对神的寻觅、发现、悔改与皈依,是对人之罪的揭露与诘问,这必然是一次艰难的“信仰之旅”。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最苦难、最骚动、最混乱的时期,抗战八年,接着是连年的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无助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几乎摧毁了一切有关人类文明的神话,所谓的正义、自由、民主、科学、爱情、真理遭到彻底的质疑与抛弃,各种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荡然无存;现代资本主义带来了城市化、工业化和机械化,也滋生了

① 《隐现》第二部分中的“合唱”写于1943年3月,诗题为《祈神二章》。后来,穆旦把《隐现》译为英文,但第二部分删节了“情人自白”、“爱情的发现”等中文诗行。本诗的中英本参见《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3-262页。[*The Collection of Mu Dan's Poetry*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243-262.]

② 里兰得·来肯:《认识〈圣经〉文学》,李一为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Leland Ryken, *Getting to Know Biblical Literature*, trans. Li Weiwei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7), 109.]

利润至上的商业原则与功利主义、唯利是图的竞争机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技术官僚体制等;人们精神萎缩,灵魂的颓废,个人感受到无比的孤独、疏离、无所依赖,到处弥漫的是反叛、虚无主义的绝望、困惑,这一切使得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黑暗中忧郁的先知尼采用“上帝死了”的呐喊敲响了 20 世纪的丧钟,他看到,基督教的衰落意味着一切道德约束的丧失和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是一个痛苦迷失、绝望迷惘的历史时刻,每个人都在地狱的边缘挣扎,在孤独分裂中痛失从母亲子宫(伊甸园)的分离;但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寻求悔改与救赎的关键时刻,一切的否定与怀疑都在寻求另一种的可能与肯定。正如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提到的:“这是一个旧的神祇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是一个需求的时代,因为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祇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有出现。”^①置身于这样一个骚动不安、混乱无序的时代,那些被雪莱誉为“先知”的痛苦而敏感的诗人们不仅审视着眼前在欲望中挣扎的浑浑噩噩的世人,也审视着人类有史以来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一切文明,经受着流逝的过去与不可知的未来之间痛苦的现在和此刻,他们像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一样,面对人堕落之后的贫困、黑暗与苦难,依然在忧心忡忡的守望中耐心地等待、祷告、呼吁救赎的可能。一切的祸害、灾难、罪恶、诱惑来自何处?为什么到处是杀戮、暴力、欺诈、阴谋?所谓的真善、爱情、正义、自由又是什么?人是何样荒谬怪诞、渺小傲慢、自以为是的存在?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历史的困境与噩梦?所有这些现代性的问题,不仅折磨着叶芝、庞德、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也折磨着穆旦、

^①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98), 251.]

杜运燮、陈敬蓉、郑敏等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像艾略特的《荒原》、《空心人》、《小老头》一样，《隐现》正是对人之罪与救赎等基督教信仰问题的诗意表达，是引导人类走出黑暗迷失，走向皈依之路的启示之光。

《隐现》一开始描述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困境与迷失：

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
闪过一下星光或日光，就再也触摸不到了，
说不出名字，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一段时间，
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象，
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使我们忧心
用同样错综而零乱的，血液里的纷争，
这一时的追求或那一时的满足，
但一切的诱惑不过是诱惑我们远离；

“一切的诱惑不过是诱惑我们远离”，远离什么了呢？我们远离的正是“神”。自从亚当、夏娃吃了上帝禁止吃的辨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开始，人类的始祖就犯了原罪(Sin)，受到上帝惩罚，被逐出乐园，就已经开始了时间和历史的迷失。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去往何处，经历的只是“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象”、“血液里的纷争”。人类一代代试图建立起文明的堡垒，可是：

枉然：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
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这就是人的困境，因为人从存在的根源上与上帝分离了，如同树枝离开了大地和树根，如同鱼离开了生命的源泉。如果说，以往时代的人还有基督教信仰的支撑或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那么，对于无根无源、无依无靠的 20 世纪的人来说，这种罪恶感、孤独感和绝望感就更加突出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然而一个黑暗的时代，也使得信仰的祈求凸显出来。正是在一个极端堕落的时代，神性救赎的可能才愈发可能。首先，我们要认清人之原罪在于自己的悖逆、贪婪、自私、恐惧与骄傲：

如果我们能够给出我们的爱情
不是射在物质和物质间把它自己消损，
如果我们能够洗涤
我们小小的恐惧我们的惶惑和暗影
放在大的光明中，
如果我们能够挣脱
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
迎接他，
如果我们能够尝到
不是一层甜皮下的经验的苦心

堕落之后的救赎是可能的，只要人怀着谦卑之心来到上帝的怀抱。似乎只有在一种绝境中，人才发现了上帝的存在，认识到我们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是：

他是静止的生出动乱
他是众力的一端生出他的违反。
他给安排的歧路和错杂！

为了我们倦了以后渴求
原来的地方。
他是这样地喜爱我们
他让我们分离
他给我们一点权力等它自己变灰，
他正等我们以损耗的全热
投回他慈爱的胸怀。

260

在干枯的文明荒原上，注入信仰的解渴之水，投入上帝慈爱的怀抱，这是人类走出困境和堕落世界的唯一出路。在艾略特、奥登、穆旦之类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看来，人需要悔改转变，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上帝是仁慈的，将宽恕人的一切罪，他让我们远离是为了回归，让我们厌倦是为了渴求，如同浪子回头，迷失的羔羊回家一样。不难分辨出，《隐现》回响着里尔克、艾略特、福克纳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舍弃那个顽固骄傲的“自我”、“个性”，成为一个“非个性化”的“大我”；只要我们“忽然转身，看见你”，将自己的生命与主重合，充满罪行的我们就可能得到救赎。

20世纪以来随着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在的渗透、科学理性的肆意泛滥，在“上帝死了”、“人死了”的震耳欲聋的宣告声中，一场解构“逻格斯/上帝”的逆神运动如洪水爆发，倾覆而下。海因里西·奥特(H. Ott)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的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了问号了。”^①这段话揭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指出现代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上帝的存在了，“上帝是否存在”成为一个问题；另一方

^① 海因里西·奥特：《上帝》，朱雁冰、冯亚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页。[H. Otto, *God*, trans. Zhu Yanbing and Feng Yali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7), 9.]

面也表明神性在现代社会逐渐“隐匿”起来了，现代人有责任去追问和探索上帝的真实性。因此，“上帝的却失”或“上帝的隐匿”反而使得人的荒诞处境凸现出来。在一个信仰匮乏、灵魂贫瘠的时代，人的极度无助与无边痛苦、生活的无意义与无目标，更显明了现代人对信仰的祈求和对神性的渴望。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它体现为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主导话语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世俗化进程。“上帝之死”这一现代性论题无法从基督教中剥离出来，它本身就是基督教内部发生的一个事件。与此相同，现代主义作家们的创作也深深地植根于基督教土壤之中，他们或者以决绝、否定的方式展现上帝缺失、信仰崩溃、传统价值解体之后人的荒诞处境，如《城堡》（卡夫卡）、《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等待戈多》（贝克特），或者以寻觅、肯定、皈依的姿态承受灾难、驱逐罪恶、呼唤神爱，如《荒原》（艾略特）、《杜伊诺哀歌》（里尔克）、《喧哗与骚动》（福可纳）、《我的安东尼亚》（威拉·凯瑟）等，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对基督教信仰危机作出了回应与解答。

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穆旦的超前性和丰富性就在于他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焦虑者、纠葛者与寻觅者，20世纪中国式的现代性的焦虑使得他的诗充满着痛苦挣扎、热切呼吁。一方面体现为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嘲弄，对既有价值的怀疑，对破碎幻灭自我的解剖；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绝对信仰的渴求与呼告，对隐秘神性的寻找与皈依。在《隐现》等宗教诗中，我们看到了个体自我与神性非我、傲慢与谦卑、愤怒与忏悔、斥责与怜悯、魔与神、否定与否定之后的肯定，这两种对立的话语彼此交织、争执与呼应。同样，这些话语也呈现了穆旦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矛盾：上帝既是隐匿的，又是显现的。虽然上帝的“隐匿”与“不在场”使

得现代人的寻求与呼告成为可能,却也充满着无边的怀疑与惶惑,破碎的自我不仅没有得到拯救,反而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与深渊。显然,穆旦诗歌中基督教话语的复杂性与含混性表达了现代中国人信仰的艰难与挣扎。

二、三位一体:《隐现》的宗教结构

262 作为一首典型的宗教抒情诗,《隐现》采用了《圣经·诗篇》和《圣经·传道书》等篇章的倾诉、呼告体,具有强烈的虔诚性风格和明晰的宗教结构。在《圣经》中,抒情诗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三部分的结构上:主题的陈述、发展和结局。^①《隐现》的三部分也遵循着这个程序:第一部分“宣道”(The Pilgrimage)是主题的陈述,是关于人类历史的迷失与错误,人堕落在“地狱”“罪”中的煎熬与困惑。第二部分“历程”(The Supplication)是主题的发展,申诉寻求真理的漫长历程与绝望中的挣扎与觉悟。第三部分“祈神”(The Fountainhead)为结局,是人类改悔与转身的可能,是向神的彻底呼求与皈依。全诗的三部分结构采用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模式,也与但丁《神曲》的“地狱、炼狱与天堂”三层式叙述结构的类似。

(一)主题的陈述:第一部分“宣道”

一般而言,主题的陈述是诗人所回应的一段思想、情感或情况。在《隐现》第一部分“宣道”中,“我们”(也包括诗人、读者在内的全人类)的陈述揭示了人类地狱般的处境,其主旨是对《圣经·传道书》的同义表达,即“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

^① 里兰得·来肯:《认识〈圣经〉文学》,李一为译,第127页。[Leland Ryken, *Getting to Know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trans. Li Weiyi, 127.]

2)、“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3:1)。如同最伟大、最聪明的以色列王所罗门一样,诗人也以先知者、传道者的身份告诉我们:

一切在天空,地面,和水里的生命我们都看见过了,
我们看见在所有的变中只有这个不变,
无论你成功或失败只有这个不变,

新奇的已经发生过了正在发生着或者将要发生,然而只有这个不变:

无尽的河水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远没有溢满,海水又交还河流,

一世代的人们过去了,另一个世代来临,是在他们被毁的地方一个新的回转。

在日光下我们筑屋,筑路,筑桥:我们所有的劳役不过是祖业的重复。

或者我们使用大理石塑像,崇拜我们的英雄与美人,看他终究归于模糊,

我们痛惜美丽的失去了,但失去的并不是它的火焰,我们一切的发明不过为了——但我们从没有增加安适,也没有减少心伤。

我们与错误同在,可是我们厌倦了,我们追念自然,以色列之王所罗门曾经这样说:

一切皆虚有,一切令人厌倦。

《隐现》在此处引用了所罗门的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一切皆虚有,一切令人厌倦”,这意味着世界万物(被造者)的有限变化性和神的绝对不变性。这种对“万事常变”的世俗生活的厌烦和虚空思想是对《传道书》(1:3-9)中的内容和形象的具体改写: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
 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因此，“摆动于时间的两极”的我们有必要认清自己的处境，承认“凡事都是虚空”之后的那个“不变者”、“唯一的主宰”，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悖逆，并谦卑地接受来自于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说

我们能给出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在一条永远漠然的河流中，生从我们流过去，死从我们流过去，血汗和眼泪从我们流过去，真理和谎言从我们流过去，

有一个生命这样地诱惑我们，又把我们这样地遗弃，

如果我们摇起一只手来：它是静止的，
如果因此我们变动了光和影，如果因此花朵儿开放，
或者我们震动了另外一个星球，
主呵，这只是你的意图朝着它自己的方向完成。

通过用诗意化的呈现方式重新阐释《圣经·传道书》的主题，《隐现》的第一部分揭示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处境：我们一生中经历的生与死、血汗和眼泪、真理和谎言都与人所意图的无关，我们置身于“一条永远漠然的河流中”，让生命流逝。如果有我们以为是我们所完成的一切，那也不过是朝着“主”的方向完成而已。正是通过对人及其一切所谓智慧和知识的完全否定，对在这个世界里人所作一切事情的无意义性的呈现，人才会来到唯一不变的上帝面前。人类一切所作所为，一切的发明和知识、理性，都不能够拯救自己，走向真理的道路唯有皈依，因为“主”（神）是“安排方向”的来源，是我们一切赖以存在的根基，是我们绝对唯一的主宰。现代神学家舍斯托夫认为知识并没有把人引向自由却反而奴化了人，知识所提供的理性真理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因此，唯有信仰才能推倒人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让人重新站起来，它不是对我们所见、所闻、所学知识的信赖，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而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呼告：“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①如同所罗门一样，这就彻底拒绝了达尔文、马克思、尼采、萨特、福科等各式各样的伟人们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各式各样的主义与知识，舍弃了人的一切智慧，而走向了信仰之路。因为耶稣

^① 舍斯托夫：《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1页。[Lev Shestov, *Works of Lev Shestov*, ed. Fang Shan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1998), 491.]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6)

(二)主题的发展：第二部分“历程”

《隐现》的第二部分“历程”再分为四部分：情人自白、合唱、爱情的发现、合唱，如同交响乐中的展开部或者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这里出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一问一答的两种声音，具有戏剧叙述的成分，通过个体(情人)“独白”与群体的“合唱”的交替，构成了一张一弛、一大一小的戏剧化效果，扩展并丰富了第一部分的诗歌主题：即每个人走向“天路历程”都是一次伴随眼泪的痛苦发现、一次漫漫长夜的艰难跋涉。

266

为了更充分地回应主题，《圣经》中的抒情诗往往采用重复、列举归类、联系、平行对比等技巧，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和结构原则是平行体(Parallelism，包括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诗句，使用相等、相对或相反的词汇，采用相同或者类似的语法格式，陈述同一层次的诸观念)，可分为“同义平行体”(Synonymous Parallelism)、“反义平行体”(Antithetic Parallelism)、“阶升平行体”(Climactic Parallelism)等。《隐现》比较多地采用了“反义平行体”的修辞手法，如：

在我们从不能安排的方向，你
给我们有一时候山峰，有一时候草原，
有一时候相聚，有一时候离散，
有一时候欺人，有一时候被欺，
有一时候密雨，有一时候燥风，
有一时候拥抱，有一时候厌倦，
有一时候开始，有一时候完成，

有一时候相信，有一时候绝望。

此处使用了七对相反的形容词来表达安排万物的是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你”(上帝、神)。又如诗歌第二部分的“情人自白”揭露了摇摆于时间两极之间的人的悲剧命运：

全是不能站稳的
亲爱的，是我脚下的路程；
接受一切温暖的吸引在岩石上，
而岩石突然不见了。孩童的完整
在父母的约束里使我们前行：
那新鲜的知识，初见的
欢快，世界向我们不断扩充，
可是当我爬过了这一切而来临，
亲爱的，坐在崩溃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一切都在战争，亲爱的，
那以真战胜的假，以假战胜的真，
一的多和少，使我们超过而又不足，
没有喜的内心不败于悲，也没有悲
能使我们凝固，接受那样甜蜜的吻
不过是谋害使我们立即归于消隐。
那每一仗足的胜利的光辉
虽然胜利，当我终于从战争归来，
当我把心的疲倦呈献你，亲爱的，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崩溃的峰顶让我静静地哭泣。

人是荒诞的存在物,我们以为稳定的路却是不稳定,我们以为坚固的岩石却突然消失,我们以为知道一切却一无所知,在真与假、一和多、超过和不足、喜与悲、成功和失败、光明与黑暗之间,我们只有幻灭,“坐在崩溃的峰顶”“静静地哭泣”。通过彼此相反的鲜明对照,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重复的修辞手法是对主题的不断加深,它赋予了诗歌一种节奏、韵律和美感。《隐现》第二部分“爱情的发现”是三段同义表达的诗行,“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在有行为的地方,就有光的引导”以及“宽恕他”的诗句均匀呈现,重复回旋,如歌似泣,一步步展示了陷于深渊中的各种人的幻灭与悲痛。而“合唱”部分则令人想起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用宏大而震撼的声音回答前面的个人提出的疑问,对那些迷失的羔羊提出劝告与警醒,不断用一种绝对的声音回复着:“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的诗行,这一条件假设句如同音乐中的主导旋律,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精神的失落、空缺之后唯一可能的拯救之路。

(三)结局:第三部分“祈神”

宗教抒情诗的结局往往是对此前表达的思绪、感受或者态度的总结,一般以祷告或愿望收尾。《隐现》的“祈神”转向了人的醒悟与忏悔,展示了神对于人的大爱:

在无法形容你的时候,让我们忍耐而且快乐,
让你的说不出的名字贴近我们焦灼的嘴唇,无所归
宿的手和不稳的脚步,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各自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
我们绕过无数圈子才能在每个方向里与你结合,

让我们和耶稣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
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

“主”是“无法形容”、“说不出名字”的，接近神的道路就是舍弃自己的道路，如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个人也必须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在非我”、“违反自己”、“失败”中成为“大我”、“完整”的存在，绕过无数圈子之后人才能与神结合，这也是神的旨意。《隐现》最后以肯定的方式深化了皈依信仰的主题：

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
忽然转身，看见你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唯有神的“生命之水”才能灌溉文明的荒原、枯竭的众心。作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诗人既在“我们”之中，又在“我们”之外，一方面毫不隐藏地揭露我们的种种罪行与错误，另一方面又毫不迟疑地带领我们一起转身忏悔，敦促我们走向信仰的皈依。超越处于异化状态的个体生命，而渴望曾经与自己隔离的对象（神、创造者）的重新“融合”，是人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糅合”、“合一”、“结合”、“融（溶）和”、“整合”等具有宗教术语不断出现在穆旦诗歌中，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命运，如：“是唯一的世界把我们溶

和, /直到我们追悔, 屈服, 使它僵化, /它的光消殒”(《诗二首》)、
“当华灯初上, 我黑色的生命和主结合”(《忆》)、“它对我们的不仁
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诗八首》)、“而我们
忠实沉没, 与原始合一”(《诗》)等。

使徒路德说:“如果你不信, 你们就不能长存。”(If you do not believe, then you do not abide)基督教信仰表现为完全地依附、信靠“主”, 抓住、进入“主”, 从而获得生命的源泉和生活的立足点。而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出在信仰上, 即人背离了神, 变得自以为是、骄傲野蛮。现在, 我们在静寂中听见了紧迫的催促声, 在极度的黑暗中看见了光的隐在, 《隐现》告诉我们:“这是时候了”, 是我们“忽然转身”、“看见主”、听见“流动的声音”的时候了。

三、隐现中的上帝: 自我的分裂与救赎

对于现代人而言, 真正的信仰却是不易的, 因为“上帝是否存在”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一方面是上帝的退出、隐藏、消失甚至被驱逐、被谋杀, 另一方面是人对上帝的更加迫切的追求与渴慕, 我们焦灼地行在途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 20 世纪这样充分地表达着上帝与人的尴尬处境。与艾略特的前期诗歌《荒原》、《空心人》、《小老头》一样, 穆旦的《隐现》表达了类似的二两困境: 既然“主”是一种“隐在”中的“显现”, 那么人如何可以睁眼“看见”呢?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诉求, 为什么只是一种假设呢? “如果我们看不见“他”呢? 在我们无法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信靠“他”呢?

穆旦有关“隐现”的上帝的的神学观既深刻复杂又充满矛盾。在他看来, 任何有关“上帝”的定义都不够说明“上帝”存在本身, 因为

他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含义露面、不断相互地“替补”，令人迷惑：1. 他是主宰我们个人命运的无形而宿命的力量：“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重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诗八首》）、“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你只有高兴，你只有等”（《春天和蜜蜂》）；2. 他也是人类罪恶历史和复杂人性的制造者与计划者：“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出发》）；3. 他是“永在的光”和“弃绝了欢乐的”、走向悲剧命运的“人子”（《诗》）；4. 他是我们最终的、唯一的拯救：“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了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诗》）。穆旦使用“上帝”、“主”、“神”、“人子”来称呼这个至高者，它是一切的“歧路”、“曲解”、“枯竭”、“不安”、“紊乱”、“罪恶”、“分裂”状态的重新“结合”者、抚平者与拯救者，是一切悲喜生命的“根”和归宿，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识他、看见他，但我们却可以感受、推导到他的存在，并在痛苦和静穆中默默地期待着最终的救赎。

在穆旦之类的现代诗人看来，“主”的“隐匿”从反向证明了信仰的可能性，现代自我的分裂、破碎和否定恰恰也是对神的大我、完整和统一性的诉求。这种悖论式的信仰方式为我们理解穆旦诗歌中分裂的“自我”、强烈的现代性与基督教话语的关系提供了阐释视角。如在《忆》（1945）中，穆旦表达了对现代自我的审察与弃绝，是对“主”的全面匍匐与皈依：

多少年的往事，当我静坐，
一起浮上我的心来，
一如这四月的黄昏，在窗外，
糅合着香味与烦扰，使我忽而凝住——
一朵白色的花，张开，在黑夜的

和生命一样刚强的侵袭里，
主呵，这一刹那间，吸取我的伤感和赞美。

在过去那些时候，我是沉默，
一如窗外这些排比成列的
都市的楼台，充满了罪过似的空虚，
我是沉默一如到处的繁华
的乐声，我的血追寻它跳动，
但是那沉默聚起的沉默忽然鸣响，
当华灯初上，我黑色的生命和主结合。

是更剧烈的骚扰，更深的
痛苦。那一切把握不住而却站在
我的中央的，没有时间哭，没有
时间笑的消失了，在幽暗里，
在一无所有里如今却见你隐现。
主呵！淹没了我爱的一切，你因而
放大光彩，你的笑刺过我的悲哀。

只有当人“一无所有”、“在幽暗里”、在“沉默”中、在“黑夜的侵袭”时分，一个“充满了罪过似的空虚”的“我”才可能寻见上帝的“隐现”，才可能发现“光”和“实在”。因此，所谓的“看见”，并非眼见为实，而是面向神的一种转身、悔改和祷告。也就是说，人不是朝向可见的世俗社会，不是寻求欲望、金钱与名誉，也不是面对自私自傲、自狂自大的自我，而是要让个人“黑色的生命”与“主”结合，让破碎的、空虚的心灵为“主”的大爱所充满，在“一无所有”中看见神的踪迹和存在，这不是一种知识或学说，而是生命的信靠。

也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呼告,使得我们这个危机时代的人不至于沉溺在虚无主义或无神论的悲观绝望之中。然而,隐匿的无形的上帝又对人的命运构成了某种恐惧与威胁,当人类从伊甸园的堕落后,就离开了“存在”(合一、完满)本身,转移到“此在”。这种人与上帝(存在)疏离造成的罪恶感、孤独感和绝望感在20世纪尤为突出,并成为现代派作家们遭遇到并力图开发的写作资源,例如波德莱尔以《恶之花》、《撒旦的祷文》揭示“不朽原罪令人厌倦的景象”,暴露了人的存在的孤独;里尔克发现了“我们的生活永远地向我们告别了”;艾略特的“空心人”“嘭的一声倒下”;叶芝“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这种向内转的讽刺性、暴露性的文学思潮,揭示了人远离上帝之后的现代性困境。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思潮的催促下产生的,在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诗人笔下,现代自我或者是机能的统一体,或者是彷徨的寻梦者,最终在“自我”、“个性”、“爱情”、“自然”与无意识的“梦想”中找到人的某种归属。相比之下,穆旦则向前迈进了一步,走向了几乎与世界同步的“现代主义”之路。与波德莱尔、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加缪等多数现代作家一样,穆旦诗歌的核心是对破碎的现代自我、荒诞文明、瘫痪世界的讽刺性和否定性的表达,是绝望的、痛苦的灵魂的挣扎与呐喊。这种讽刺性、否定性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一种深刻的转向,它意味着自文艺复兴以来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破灭和启蒙神话的终结。在穆旦诗中,我们看到,这个矛盾的分裂的现代自我使得灵魂在尝试了种种努力之后走到了穷途末路,从而在永恒维度的参照下暴露出一切现存物的暂时维度。可以说,关于“自我”的分裂性、变幻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正是穆旦诗歌不同于中国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特征,也是其“非中国性”的一种深入体现。因此,

穆旦诗歌展现了一个现代自我寻求拯救、信仰的艰难历程,这表明自我反思不是自我肯定的形式,而是通过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和对绝对者的信仰。虽然处于这样一个绝望的世界,虽然要面对来自历史的和自身的深渊,穆旦并没有抛弃追求终极的信心和对生命的肯定:“迎接新的世纪的来临!痛苦/而危险地,必须一再地选择死亡和蜕变,一条条求生的源流,寻觅着自己向大海欢聚!”(《诗四首》),分裂的“我”、堕落的“我们”(文明)显出了从自我破碎和对自身反思到绝望的历程,在它的控诉、呼吁、祈祷中,逐渐走向了与神或永恒的“结合”、“糅合”,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

“(诗歌的终点)就是绝望,诗人在这里要么自杀,要么被囚禁,要么皈依宗教信仰。”^①尽管穆旦在《隐现》中展现了“二十一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的痛苦景象,以及“主啊,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的虔诚祈祷,但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喜爱的艾略特、里尔克、奥登那样最终走向了信仰之路;尽管他不断地诉求着、深刻地忏悔着、虔诚地呼喊,但他依然被囚禁在“现时”的僵化的历史中,在黑夜里痛苦地挣扎着:“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恶毒地澎湃”(《我向自己说》)、“我们为了补救,自动地流放,/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由于这个分裂的、流放的、残缺的自我并没有彻底地谦卑和绝对地皈依,也就不可能从“神”那里获得真正的安

^① 斯坦利·罗迈·霍珀:《信仰的危机》,瞿旭彤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Stanley R. Hopper, *The Crisis of Faith*, trans. Qu Xutong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6), 145.]

宁与完全的喜悦。无疑，基督教信仰只是为穆旦观察现代分裂的自我、复杂的人性和混乱的历史文明提供了一个宗教背景，赋予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批判视角，而并未成为诗人内心的真正信仰。我们为什么不信或只是三心二意地信呢？基于历史与现实各方面的原因，基督教一直无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扎根，也未能够成为现代中国走向精神救赎的支柱。我们热爱作为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却逃避作为信仰的基督教。这只要把穆旦与艾略特、里尔克、奥登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后者的信仰历程代表人 20 世纪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在“上帝死去”的“荒原”时代仍然不屈不挠“寻找圣杯”、走向宗教皈依的努力。虽然基督教这个超越世俗的向上的垂直维度赋予了穆旦诗歌里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却未能穿透黑暗，成为他的生命源泉和永在的光。

“诗歌不会拯救世界，但是诗歌能够迫使灵魂进入最后的逃避领域，能够肃清最后残余，能够暴露灵魂的不完善，及其在充满罪和悲剧的世界之中的处境。”^①穆旦的独创性在于，他为中国新诗走向现代性、现代主义提供了基督教的信仰维度和基督教话语的汉语表达方式，呈现了现代中国人不同于儒释道传统的自我认识：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里，人成为一个罪人，一个有待于神的拯救和完成的漂泊者。穆旦的不幸在于，他只是无限地“囚禁”在分裂的自我和黑夜的分娩中，终究无法跃出深渊，迈向信仰。这是既是穆旦的悲剧也是中国人的悲剧。因为一个缺乏信仰（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的民族，其心灵与精神将是贫瘠荒芜的，也是极为可怕危险的。现在历史又到了我们该“忽然转身的时候了”，我们能否转身呢？“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

^① 斯坦利·罗迈·霍珀：《信仰的危机》，瞿旭彤译，第 145 页。[Stanly R. Hopper, *The Crisis of Faith*, trans. Qu Xutong, 145.]

附录：

《隐现》穆旦

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

1 宣道

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
闪过一下星光或日光，就再也触摸不到了，
说不出名字，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一段时间，
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象，
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使我们忧心
用同样错综而零乱的，血液里的纷争，
这一时的追求或那一时的满足，
但一切的诱惑不过是诱惑我们远离；
远远的，在那一切僵死的名称的下面，
在我们从不能安排的方向，你
给我们有一时候山峰，有一时候草原，
有一时候相聚，有一时候离散，
有一时候欺人，有一时候被欺，
有一时候密雨，有一时候燥风，
有一时候拥抱，有一时候厌倦，
有一时候开始，有一时候完成，
有一时候相信，有一时候绝望。

主呵，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极，
但我们说，我们是向着前面进行，
因为我们认为真的，现在已经变假，
我们曾经哭泣过的，现在已被遗忘。
一切在天空，地面，和水里的生命我们都看见过了，
我们看见在所有的变中只有这个不变，
无论你成功或失败只有这个不变，
新奇的已经发生过了正在发生着或者将要发生，然而只有这个不变：
无尽的河水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远没有溢满，海水又交还河流，
一世代的人们过去了，另一个世代来临，是在他们被毁的地方一个新的
回转，
在日光下我们筑屋，筑路，筑桥：我们所有的劳役不过是祖业的重复。
或者我们使用大理石塑像，崇拜我们的英雄与美人，看他终究归于模糊，
我们痛惜美丽的失去了，但失去的并不是它的火焰，
我们一切的发明不过为了——但我们从没有增加安适也没有减少心伤。
我们和错误同在，可是我们厌倦了，我们追念自然，
以色列之王所罗门曾经这样说：
一切皆虚有，一切令人厌倦。
那曾经有过的将会再有，那曾经失去的将再被失去。
我们的心不断地扩张，我们的心不断地退缩，
我们将终止于我们的起始。
所以我们说
我们能给出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一切的原因迎接我们，又从我们流走，
所有古老的传统，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喜怒笑骂，所有的树木花草都在等
待我们的降生，
有一个生命赋予了这所有的让他们等待：
智者让智慧流过去，青年让热情流过去，先知者让忧患流过去，农人让田
野的五谷流过去，

少女让美的形象流过去,统治者让阴谋和残酷流过去,反抗者让新生的痛苦流过去,大多

数人让无知的罪恶流过去,

我们是我们的付与,在我们的付与中折磨,

一切完成它自己;一切奴役我们,流过我们使我们完成。

所以我们说

我们能给出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在一条永远漠然的河流中,生从我们流过去,死从我们流过去,血汗和眼泪从我们流过去,

真理和谎言从我们流过去,

有一个生命这样地诱惑我们,又把我们这样地遗弃,

如果我们摇起一只手来:它是静止的,

如果因此我们变动了光和影,如果因此花朵儿开放,或者我们震动了另外一个星球,

主呵,这只是你的意图朝着它自己的方向完成。

278

2 历程

在自然里固定着人的命运

当人从自然的赤裸里诞生

他的努力是不断地获得

隔离了多的去获得那少的

当人从自然的赤裸里诞生

我要指出他的囚禁,他的回忆

成了他的快乐

情人自白:

全是不能站稳的

亲爱的,是我脚下的路程;

接受一切温暖的吸引在岩石上，
而岩石突然不见了。孩童的完整
在父母的约束里使我们前行：
那新鲜的知识，初见的
欢快，世界向我们不断扩充，
可是当我爬过了这一切而来临，
亲爱的，坐在崩溃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一切都在战争，亲爱的，
那以真战胜的假，以假战胜的真，
一的多和少，使我们超过而又不足，
没有喜的内心不败于悲，也没有悲
能使我们凝固，接受那样甜蜜的吻
不过是谋害使我们立即归于消隐。
那每一仁足的胜利的光辉
虽然胜利，当我终于从战争归来，
当我把心的疲倦呈献你，亲爱的，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崩溃的峰顶让我静静地哭泣。

合唱：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的童年所不意拥有的
而后远离了，却又是成年一切的辛劳
同所寻求失败的，

如果人世各样的尊贵和华丽
不过是我们片面的窥见所赋予，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在欢笑后面的哭泣哭泣后面的
最后一层欢笑里，

在虚假的真实底下
那真实的灵活的源泉，
如果我们不是自禁于
我们费力与半真理的密约里
期望那达不到的圆满的结合。
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
在道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
这条道路指引我们又隔离我们
走向那个目标，

280

在我们黑暗的孤独里有一线微光
这一线微光使我们留恋黑暗
这一线微光给我们幻象的骚扰
在黎明确定我们的虚无以前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爱情的发见：

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
这世界充满了生命，却不能动转
挤在人和人的死寂之中，
看见金钱的闪亮，或者强权的自由，
伸出脏污的手来把障碍摒除，
(在有行为的地方，就有光的引导。)

阴谋，欺诈，鞭子都成了他的扶助。

他在黄金里看见什么呢？他从暴虐里获得什么呢？

宽恕他，为了追寻他所认为最美的，

他已变得这样丑恶，和冷酷。

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

那为人讥笑的偏见，狭窄的灵魂

使世界成为僵硬，窒息，令人诅咒的，

无限的小，固执地和我们的理想战斗，

（在有行动的地方，就有光的引导。）

挡住了我们，使历史停在这里受苦。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他为什么甘冒我们的怨怒呢？

宽恕他，因为他觉得他是拥抱了

真和善，虽然已是这样腐烂。

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

我们追求的是繁茂，反而因此分离。

我曾经爱过，我的眼睛却未曾明朗，

一句无所归宿的话，使我不断悲伤：

她曾经说，我永远爱你，永不分离。

（在有行为的地方，就有光的引导。）

虽然她的爱情限制在永变的事物里，

虽然她竟说了一句谎，重复过多少世纪，

为什么责备呢？为什么不宽恕她的失败呢？

宽恕她，因为那与永恒的结合

她也是这样渴求却不能求得！

合唱：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不是这里或那里的茁生
也不是时间能够占有或者放弃的，

如果我们能够给出我们的爱情
不是射在物质和物质间把它自己消损，
如果我们能够洗涤
我们小小的恐惧我们的惶惑和暗影
放在大的光明中，

如果我们能够挣脱
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
迎接他，
如果我们能够尝到
不是一层甜皮下的经验的苦心
他是静止的生出动乱
他是众力的一端生出他的违反。
O 他给安排的歧路和错杂！
为了我们倦了以后渴求
原来的地方。
他是这样地喜爱我们
他让我们分离
他给我们一点权力等它自己变灰，
O 他正等我们以损耗的全热
投回他慈爱的胸怀。

3 祈神

在我们的来处和去处之间，

在我们的获得和丢失之间，
主呵，那目光的永恒的照耀季候的遥远的轮转和山河的无尽的丰富
枉然：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
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我们已经看见过了
那使我们沉迷的只能使我们厌倦，
那使我们厌倦的挑拨我们一生，
那使我们疯狂的
是我们生活里堆积的、无可发泄的感情
为我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
主呵，让我们和穆罕穆德一样，在他沙漠的岁月里，
让我们在说这些假话做这些假事时
想到你，

在无法形容你的时候，让我们忍耐而且快乐，
让你的说不出的名字贴近我们焦灼的嘴唇，无所归宿的手和不稳的脚
步，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各自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
我们绕过无数圈子才能在每个方向里与你结合，

让我们和耶稣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
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

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
我们有很多中心
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
或者我们放弃
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
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

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

284
每日每夜,我们计算增加一点钱财,
每日每夜,我们度量这人或那人对我们的态度,
每日每夜,我们创造社会给我们划定的一些前途,

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

等我们哭泣时已经没有眼泪
等我们欢笑时已经没有声音
等我们热爱时已经一无所有
一切已经晚了然而还没有太晚,当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主呵,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聪明的愚昧里,
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
太多的不满,太多的生中之死,死中之生,
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

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
忽然转身,看见你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1947年8月

作者简介:刘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所
教授。**Email:** liuyan-1967@yahoo.com.cn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Yan, Professor in Trans-culture
Institut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